

夜读偶记

十二个我们的分身 庞羽小说集《白猫一闪》读札

| 周卫彬 文 |

《白猫一闪》中有12个故事。比起上一本《一只胳膊的拳击》，青年作家庞羽小说叙事的针脚更加绵密，文本的张力更加强韧，让人能够瞬间进入那些微妙的细节和情绪的转变之处，我们也可以很从容截取到现实的片段。但是，我们却又似乎不能界定这部小说集的叙事立场，因为书中的现实，有时候读来犹如梦的延续，这些梦在习焉不察的黎明到来之前，仿佛就是现实本身——那是现实背后更深、更私人的现实。

我有时会感到庞羽小说中的那些场景、对话、内心的彷徨，仿佛都是自己经历过的。比如《走失鲸鱼 AI-ex》中哥哥与我的叛逆，母亲的反应，“我”在商场的工作、理发以及水族馆中的海豚表演，但是如何让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、生存困境与海豚表演结合起来，涌现出新的遥远的世界，那个在语言的河流中惊鸿一瞥的世界，是小说家庞羽展示叙事能力的地方。在《白猫一闪》里，鲸鱼变成了一只名叫“绣球”的白猫，也变成了废弃洗衣机、电梯、塑料模特、紫罗兰色的玩偶熊等，我们会感到物化的加深，在此，我们或可把倪同安满世界的游走看作是对物化的逃离，而倪飞却始终在“物”的包围中挣扎乃至沉沦，虽然他存有生活在一座岛屿上，儿女成群的幻想。“有时候，人得在一个人和一只猫之间做出选择”，这种绝望之

感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《火烈鸟说》里写到两个人在飞机上偶然认识，然后不得不分开，这匆匆的一面中间似乎隐藏了千山万水，里面有为生存所作的妥协，有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，也有关于存在的意义分析。两个不同的生活世界，不仅是被“我”和俊哲各自体验的世界，也是被另一个讲述者所熟知的世界。《黑猫红中绿》中，王佳超然于生活的游走，并且坚信这种游走是必须的（因为某种爱的因素），沈愿明按部就班想要结婚，却事与愿违，因为无法真正理解这种选择的情感立场，我们和小说中那个亲密的隐身人一样，唯有理解并拥抱那只从黑猫变成的“熊猫”，才会慢慢理解我们应该往何处去。

很多时候，现实在庞羽的笔下退成为叙事的背景，而所谓的“内在经验”，走向了前台。《大象课程》表面在写“我”和谭利兰去寻找一个名叫莫馥成的演员生平的故事，但或可说，他们在寻找完整的自己，所谓“保持事物的完整性”。《金鱼幽灵》写到夫妻之间不对等的情感，这种不对等一方面源于各自的经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时间的沟壑、青春的舞姿与中年的倦意。俗世的生命就像学校那方鱼池里面的金鱼，也像被观看、内心孤寂的梅丽。

《问询鲱鱼》乍看是个参加同学

婚礼，回忆青春的故事，然细思极恐，欢乐氛围的背后隐藏的，是背叛与伤害的故事，无论王佳还是林夕路、焦娇，其实就像罐头中的鲱鱼，内心都有着黑色的阴影、伤痕与不可告人的秘密。《青蛙公主》也是写一个女人正式进入婚姻之前的不同行为，可以说是《问询鲱鱼》的姊妹篇，相较于《问询鲱鱼》中青春往事细细的残忍，这篇要温和很多，情节的渲染让人充满期待感，而不会望而却步。某种程度而言，《青蛙公主》让我想到维姆·文德斯的公路电影，尽管这篇小说看上去是热闹的，但庞羽依然把叙事的重点放在人物的内心，董小宛拥有那么多的追求者，甚至每个都编了代号，可她的内心是虚弱的，并不能真正掌控感情，或者说，面对感情无法作出选择。

《白猫一闪》中的12个动物，也是12个我们的分身。那些在日常的洪流中前仆后继的生命，那些精致的、乏味的、痛苦的、无所事事的生命，在她的笔下，化作天边一朵云，汇聚又分离。就像我们对庞羽叙事才华的肯定，他们始终活在我们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里，即便黑夜降临，他们还是理直气壮地活在那里，带着风尘仆仆、令人心碎的面容。

《白猫一闪》，庞羽 著，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

书人书事

上海淘书记

| 陈建琪 文 |

2003年8月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，记录当时上海的几家有名书店：季风书店、思考乐书店（2003年作家陆梅的《谁在畅销》就是在思考乐书店举办的首发式）、汉源书店、三联书店。现在，其中的前三家书店都已消失。当时，季风书店在万般无奈之下撤离地铁1号线陕西南路站时，还一度迁到上海图书馆地铁站，硬撑过几年。最令广大读者难以割舍的是绍兴路上的汉源书店，2017年12月26日汉源书店的歇业告示贴出来时，真的可以说震动了整个读书界。一家坚守了21年的著名人文书店的歇业，是令广大读者不舍和伤感的。上海作家殷慧芬闻讯后说：“没有了汉源书店，绍兴路上少了一盏温暖的路灯。”张爱玲研究专家淳子说：“汉源，我们的岁月，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”依依惜别情，难舍汉源去。在汉源书店，上海著名作家赵丽宏曾经请我在张国荣坐过的沙发上喝过咖啡，送我书籍。我也曾和作家杨庆堃特地从无锡去上海的汉源书店看书、淘书。

岁月如梭，在最近几年里，上海仍然有很多的书店，像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像朵云书店、钟书阁、作家书店、大隐书局、建投书局等等。

2016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去上海松江的钟书阁。

从无锡坐高铁到上海站，接着坐地铁1号线到陕西南路站，转地铁12号线到嘉善路站再转9号线，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达松江新城站。出站后，打的到松江泰晤士小镇，的士在泰晤士教堂停下，司机说过教堂就能看到钟书阁。走路不到百米，就看到一幢英式乡村建筑，赭红色的外墙，白色门窗，时尚的玻璃门厅上是三个隶书大字“钟书阁”。钟书阁的门厅过道，是用耐高压玻璃铺设，玻璃底铺满了书籍，让你感觉是走在书香大道上。走入宽阔的中庭，深咖啡色的书架顶到天花板，过道两侧，都放置了舒适桌椅，供读者小歇、翻书、喝咖啡。通过靠窗的转角木梯，来到轩敞的二楼，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这里以白色为主调，白色书柜、白色内墙、白色长条书桌，两边配着黑色的椅子，黑白分明。我尤其喜爱书店二楼的中庭，它那三角形的巨大穹顶，简洁明亮，是给人以丰富想象的立体空间。在书店转了大半天，按照我的老规矩，到一个书店，总爱挑选购买一本书留着纪念。这次我选了一本曹可凡的新书《蠹园惊梦》，并在扉页上盖了一个钟书阁的绿色书戳。

去年的6月30日上午，一个突然的召唤，马上心血来潮就赶去上海，

想去逛一逛刚刚新开业的思南书局——诗歌店。中午到上海，在一家饭店与已经在上海的薛作家会合。她请我吃了午饭，饭后我们沿着瑞金路向皋兰路方向，慢悠悠地闲逛。她对上海的老洋房挺感兴趣，边走边不断地拿着手机在拍照。大约20分钟就拐进了皋兰路，再走五六分钟，就能看到东面圣尼古拉斯大教堂灰色高大的圆球塔灯。白墙、蓝窗、绿荫，书店大厅被一个大大的圆形铁架围绕，在3米多高的铁书架上，放满了上千种中外诗人的诗歌集。这是一家专营诗歌的书店，我怀着好奇心，在书架上寻找有没有熟悉的诗人诗集，看到了几个诗人的名字像北岛、赵丽宏、黑陶、陈东东，看到了《诗歌年代》《新五人诗选》。诗歌是神圣的，把诗歌书店开在一个古老的教堂里，是对诗歌最大的尊重。皋兰路当年的命名也是赋有诗意的，它紧密地联系着一个法国著名的诗人——高乃依。

我买了两本《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》，坐到梧桐树下沿街的卡座里，把薛作家买好的卡布奇诺咖啡，三下五除二，几口就喝完了。薛作家睁大了她的眼睛，很诧异地说了一句：“陈老师你干嘛这样快就把咖啡喝完了？咖啡要慢慢喝的呀。”

上架新书

西北大学出版社
高建群 著
《丝绸之路千问千答》
168元



本书是作家高建群以四十年创作经验，调动毕生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，撰著的一部丝绸之路“百科全书”。在东西文化的时空比较中，梳理丝绸之路沿线草原游牧文明、农业城市文明乃至海洋文明的演进脉络和相互关系。

商务印书馆
陈子善 著
《不为人知的张爱玲》
80元



为纪念张爱玲诞辰100周年，著名张学研究家陈子善推出他探讨张爱玲的最新文集。自2015年出版《张爱玲丛考》两卷之后，作者笔耕不辍，五年间陆续对张爱玲的文学史料作了新的发掘、考证、整理和阐释，“自以为有了新的发现”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
范晔 译
「古巴」吉列尔莫·卡夫雷拉·因凡特 著，
《三只忧伤的老虎》
78元



本书是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，是拉美“文学爆炸”风潮中独特、实验性的作品之一。这本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，开篇的场景是50年代哈瓦那著名的夜店，经主持人介绍，一千人物纷纷亮相。而全书结构与此呼应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声音呈现一场盛大而炫目的演出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刘象愚 译
「爱尔兰」詹姆斯·乔伊斯 著，
《尤利西斯》（附《译“不可译”之天书》）
298元



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，继萧乾、文洁若和金隄译本之后，整个华语世界的第三部全译本。附赠刘象愚先生五百多页的翻译札记《译“不可译”之天书》——<尤利西斯>的翻译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